#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六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蕭志鴻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六十八　　　唐　歐陽詢　撰

儀飾部

節　黄鉞　鼓吹　相風　漏刻

節

禮記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呂氏春秋曰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留三年而不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乃往見楚王王悦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而得見出而告人曰吾不識秦之道乃當由楚

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絶飲食大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羊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毛盡落積五六年又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上遣嚴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遂發兵浮海救東甌又曰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

持漢節不失又曰諸葛豐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賔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馳車去豐追之許因得入宫門自歸於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又曰漢使王馬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馬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受之

東觀漢記曰永平中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放兵圍臣今復銜命必陵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氈裘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强上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後果為匈奴所殺

獻帝春秋曰太傅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袁術在壽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

表梁元帝遷荆州輸江州節表曰周有掌節之職漢有

符節之令所以子孫慷慨忠肅勤王無絶終古有高前
載臣自擁旄鶴塞執玆龍節幸逢銀山自溢玉燭調年
雖免茂弘之譏竟徽辛毗之勇

黄鉞

尚書曰武王左杖黄鉞右執白旄
淮南子曰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度孟津而陽侯
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黄鉞瞋目而麾之曰
予在天下誰敢害吾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

吳録曰假陸遜黄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矣

晉中興書曰會稽王道子進位丞相牧揚州假黄鉞

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濵也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陣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憤將應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杖黄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必辛佐治也

銘蔡邕黄鉞銘曰帝命將軍執兹黄鉞威靈振耀如火

之烈公之莅止羣狄斯柔齊聲罔設介士斯休

鼓吹

漢書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又曰秦始皇末班懿避地樓煩致馬牛羊二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

東觀漢記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又曰建初八年稱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應劭漢官儀曰鼓吹為國盤娛禦侮爪牙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

吳質别傳曰質為北中郎將朝京師上歡喜其到比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鹵簿作鼓吹望闕而止

吳歷曰曹公出濡須口吳王乃自乘船從濡須口入曹公嚴兵待之乃作鼓吹迴還曹公見吳舟船器仗法伍整肅乃歎曰養兒當如孫會稽劉表子直是豚犬耳

江表傳曰周泰爲濡須督統諸將諸將以泰本出賤微咸輕傲之孫權乃入泰營於都巷中張縵大請官僚使泰脫衣幘見其瘡瘢匝體指瘡而問何地戰傷泰具對權把其臂流涕曰卿爲孤兄弟戰不惜命身如刻漆孤何心而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使泰以兵馬導從出作鼓吹又曰孫策賜周瑜鼔吹贈賜莫與爲比策令曰周公瑾英儁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也

荆州先賢傳曰羅獻以太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給大車增鼓吹祭戟

俗説曰桓玄作詩思不來輙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響長阜嘆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語林曰陸士衡為河北督已被間構内懐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賦晉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攸始蓋禀命於黄軒播威靈於玆樂亮聖器而成文騁逸氣而憤壯繞煩手乎

曲折舒飄颻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怏惶依違含歡嚼弄乍數乍稀音躑躅於脣吻若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吟咏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馬頓跡而增鳴士嚬顣而霑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坰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

表魏陳王曹植謝鼓吹表曰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遊

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旦濟世安宗實在聖德
梁簡文帝讓鼓吹表曰寬博為善不飾被於聲明緣寵
成功未增榮於鐃管豈宜響芳樹於西河鳴朝飛於黒
水彼已之譏何懼尸素之誠知慙
梁江淹為齊髙帝讓前部羽葆鼓吹表曰臣聞國容軍
禮旌羽昭其華車騎品第鑾𧰼諧其飾世教以之垂采
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鞸華寫其詠戡難夷
邦之業管竹凝其聲朱露玄雲既錫上德巫山芳樹以

被奇勲

陳江揔謝勑給鼓吹表曰畧尋近古遜聽前事王文憲匡佐革命沈隐侯經綸始運騎吹之榮猶難忝冐以臣況此實非倫輩豈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髙臺迨遞未朱夏而登臨芳樹華滋非青春而奏曲

相風

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引

賦晉傅玄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

其達變通之理乎觀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蜿盤獸以為趾建脩竿之亭亭體正直之無撓度經高而不傾棲神烏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

晉張華相風賦曰蓋在先聖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綜明神在璿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旁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准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眇修榦之迢迢凌高墉而竪植

玄烏偏其增翥晞雲霄而矯翼異嘉創制之窮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木寄先識於兹禽既在高而想危又戒險而自箴雖迴易之無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超無返而特存差偶景而為鄰

晉潘岳相風賦曰混元怳其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徵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栖靈烏於帝庭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漢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遡離閶闔揚而曲

指明庶起而東移

晉陶侃相風賦曰乃有相風之為形也終日九征桀然特立不邪不傾擬雲閣以秀出晞峻嶺於層城直南端以基趾雙崇魏之嶢峥象建木於都廣邈不羣而獨榮材雖小而不巨何物鮮而功大眇翩翩以高翔象離鵾於雲際擢孤莖而特挺若芙蓉於水裔若乃華蓋警乘奉引先驅豹飾在後葳蕤清路百僚允則彰我皇度

晉孫楚相風賦曰伊聖皇之髙烈美治道之穆清兼乾

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巳以勞謙迄日昃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誠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烏據其顛羽族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漏刻

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

周官曰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東觀漢記曰樊楚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

吳録曰吳範善占候知風氣聞羽將降孫權問範範曰期明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歲傳言得羽矣

賦晉陸機漏刻賦曰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為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爾乃挈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戢擬洪殺於編鍾順卑高而為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遥集伏陰

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造去猶鬼幻因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胷吐水無滞咽形微獨繭之緒逝若垂天之電籠八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立體也簡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筵而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頼其平微聽者假其察貞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潛慮測日月之幽情

宋鮑照觀漏賦曰歷玉階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觀騰

波之吞瀉視驚鳶箭之登設謹戶牖而知天掩雲霧而測暉創百齡於纖隱積千里於空微彼峥峥而行溢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光而永違貫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神怵迴而多慮心𩡜𩤍而尠歡望天涯而佇念擢雄劒而長歎嗟生民之永迷躬與後而皆恤死零落而無二生差池而非一

銘後漢李尤漏刻銘曰昧旦丕顯敬聽漏音思我王度

如玉如金又漏銘曰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于兹挈壺失節刺流在詩

晉孫綽漏刻銘曰二儀貞運聖鑒通玄數以微器理以象宣乃制妙漏挈壺是銓近取諸物遠賛自然川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承寫昏明無隱其晷度陰陽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而萬事同

倫

梁元帝漏刻銘曰玉衡稱物金壺博施司南司火未符玆義帝曰欽哉納隍斯譬實惟簡在窮神體智宮槐晚合月桂宵暉清臺莫爽鮮谷胥依七分六日五祀三微事齊幽贊乃會通幾碧海有乾絳川猶竭飛流五色涓涓靡絶龍首旁注仙衣俯裂箭不停晷聲無暫輟用天之貞分地之平如絃斯直如渭斯清

梁陸倕新漏刻銘曰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輟音眼

無留眪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漙非競臨深罔戰授受靡愆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春蓂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周王褒漏刻銘曰竊以混元開闢天迴地旋歷象運行暑來寒往二分同道烏靈正其昏夕兩至相遇表圭測其長短雖則晦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說次舍盈縮惑於丘明之傳至乎出卯入酉黃道青緣季孟相推啓閉從

序挈壺掌分數之令太史陳立成之法軍將以之懸井壺郎以之趨奏百王埀訓千祀餘烈者焉銘曰玄儀西運逝水東流甘川浴日深壑藏舟測兹秘象是曰神謀正震治歷下武惟周忽微以測積空成數圭表弗差光陰斯赴箭水無絶靈虬長注經寸日輪四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荆山既鐫昆吾且勒以福眉壽百王埀則

藝文類聚卷六十八

藝文類聚卷六十九　　唐　歐陽詢　撰

服飾部　帳　屏風　幔　簟　薦席　案　几　杖　扇　麈尾

帳

史記曰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乃止

又曰項王軍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夜飲帳中又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

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感上區區之誠暮必神降上乃盛施帷帳燒兜沫香香聞數百里又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漢書曰東方朔云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帳名賛曰與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燔之於四通之

衢

三輔舊事秦時奢泰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横橋南度以象牽牛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綈帳綺帷木衣綈繡土被朱紫

東觀漢記曰桓榮常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侍講

漢舊儀曰祭天有紺幄帳

馬融別傳曰馬融為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

吹笛逵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益部耆舊傳曰翟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書囊以為帳惡聞紈素之聲

傅子曰太祖武皇帝恐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帛帳從婢十人而已

詩梁沈約詠帳詩曰甲帳垂和璧螭雲張桂宮隨珠既

吐曜翠被復含風

屏風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為撤之時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

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三輔決録曰何敞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為帝設之命侍中黄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

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吴録曰景帝時紀亮為尚書令子隲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座焉又曰曹不興善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語林曰滿奮字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晉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武帝笑之奮曰北窓琉璃屏風實密似疏帝有難

色

詩周庾信詠屏風詩曰昨夜鳥聲春驚啼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酒泛粟鈿繞杯脣何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又曰逍遥遊桂苑寂絶想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知帷未足橫琴坐樹根又曰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注連歌聲上扇月舞影入琴絃澗水遶窓外山花即眼前但願長歡樂從今一百年又曰擣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

平砧面蓮房接杵腰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又曰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跂石多時望蓮舩始復歸

賦漢淮南王屏風賦曰惟斯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曰喬木孤性陋弱畏金彊族移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颻危殆靡安厝足天啓我心遭遇徵祿中郎善治收拾捐朴大匠治之雕刻削斲等化器類庇陰尊屋賴蒙成

濟其恩弘篤不逢仁人永爲枯木

啓梁簡文帝謝賚碁子屏風啓曰極班馬之巧兼曹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華之嘉名雲母之緦軿其麗色琉璃之扇愧其含影

梁劉孝威謝勑賚畫屏風啟曰昔紀亮所隅唯珍雲母武秋所顧大寶琉璃豈若冩帝臺之基拂崐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

陳周弘正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啓曰昔琉璃見重

雲母稱珍雖盡華麗有傷眞朴豈若三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褒貶坐臥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鄒谷之暖

銘後漢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雍閼風邪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

書梁簡文帝荅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曰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作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鐺便覩蟬翼閶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幔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幔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寒暑也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囂擁谷水以縑幔盛土為堤灌城

軍令曰戰時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賊有炬火火箭以掩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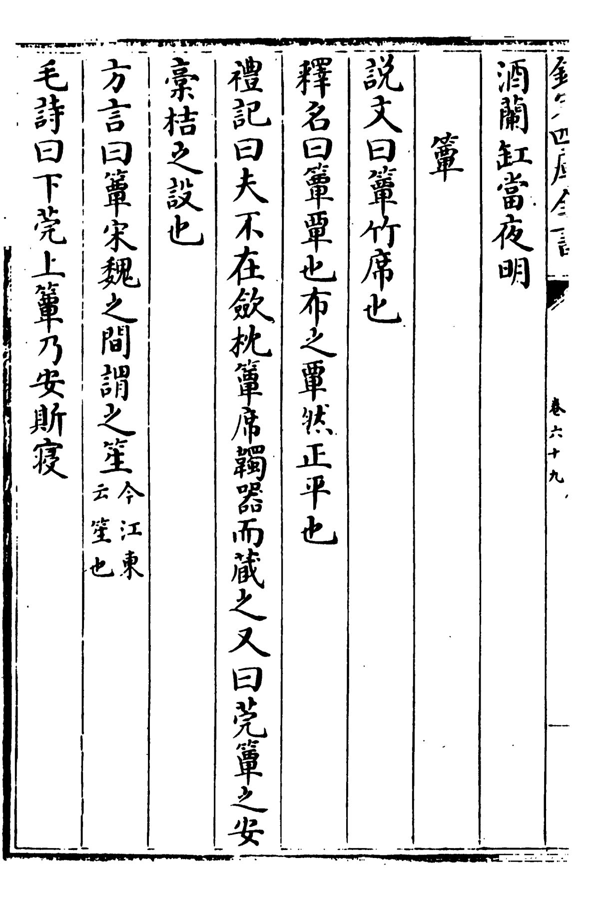
蜀志曰張松勸劉璋絕曹公交通先主璋率步騎三萬

餘人車乗帳幔精光耀日往就與會

秦記曰符永固以太常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義旨乃就來宋家互講書百人隔絳紗幔而受書焉

世說曰庾太尉亮風儀偉長時皆以為美亮有大兒年數歲雅量之質便自如此溫太真嘗隱幔視之此兒神色怡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論者乃謂不減亮

詩齊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冪歷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致樽




酒蘭釭當夜明

簟

說文曰簟竹席也

釋名曰簟覃也布之覃然正平也

禮記曰夫不在歛枕簟席韣器而藏之又曰莞簟之安

槀桔之設也

方言曰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今江東云笙也

毛詩曰下莞上簟乃安斯寢

孫卿子曰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席之上先雈簟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先本而後用末也

漢獻帝傳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文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簟褥一具

王隱晉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作象牙細簟工患之乃共舉出永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烏韜赤花雙文簟

啟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啓曰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猶弃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書梁簡文帝荅定襄侯餉臥簟書曰筠篁多品篠簜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為貴自含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作舒

黝素若屢霑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窓又荅南平嗣王餉舞簟書曰濯龍之木文罽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為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脩竹南湘點淚喻此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薦蓆

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蓆釋也可卷可舒也

說文曰蒻蒲子也可為薦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紈之衣

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禮記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夫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又曰哀公命席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民一反一側爾不可不志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之所代

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又曰臧文仲不仁者三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士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

匱此之謂明王之道

楚辭曰瑤席兮玉鎮

吕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

曽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臯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坐公不

悅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胄坐不席獄訟不席獄户不席三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也

莊子曰申徒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合堂同席而坐

魯連子曰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猶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為儉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

韓子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必戴之履雖善必履之今車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履之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道又曰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史記曰陳平以敝席為門又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韉席坐之又曰任安與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公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斷席别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

敢問也

漢武故事曰帝齋於尋真臺設紫羅薦

東觀漢記曰更始至長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慚恧俯刮席與小常侍語又曰王常與横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絶席又曰黄香家素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温席又曰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與三公絶席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

隷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兆號曰三獨坐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
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
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
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輙奪其席以益
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
中又曰許敬字鴻卿其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
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盧毓冀州論曰常山為林大陸為澤蒹葭蒲葦雲母御

席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蒹葭為席常隨杞柳之陰

雜記曰吳議郎張純詣鎮南將軍朱據據曰為賦一物

然後乃坐純賦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

攸宜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親没隱蒙山之陽杞木為牀

艾為席

世說曰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

詩齊謝眺詠席詩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河洲蔽杜若幽渚奪江離遇君時采擷玉坐奉金巵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梁柳惲詠席詩曰照日汀洲際摇風渌潭側雖無獨繭輕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夜闌飲

佳人時安息

銘後漢李尤席銘曰施席接賓士無愚賢直時所有何必羊豚

案

說文曰案几屬也

燕太子曰太子常與荆軻等案而食

史記曰漢七年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箕踞駡之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劒臣背叛之內愧於心

烈士傳曰魏公子方食有鳩飛入其案下公子怪之此有何急來歸無忌耶使人於殿下視之左右顧望一鷂在屋上而飛

鹽鐵論曰良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所以亂治也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為小吏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又曰上欲封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持詔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反為一臣所制耶又曰朱博為御史大夫為人廉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

杯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其山精

常令案上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健否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輙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又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語嘗屏案不食又曰梁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廡下為人賃舂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賃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神仙傳曰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目有青

縑帳於屋下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飽醉

江表傳曰曹公平荆州仍欲伐吴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銘

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香鏤彩纖銀卷足照色黄金迴花青玉滌華映紫畫製舒緑性廣知平文雕非曲廁質錦帷承芳綺縟敬客禮賢恭思儼束披古通今察姦理俗仁義可安忠貞自燭鑒矣勒銘知儆敬勗

几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偶顔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也子綦昔隱几不然乎今何故更然

戰國策曰郭隗謂燕昭王隱几據杖眄視相使則廝役之人至

左傳曰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

潦将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智伯荀瑩也投之以几出於其間

漢書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奮髯抵觸其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其可用者又曰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輔導於帝令年耆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書曰毋遺耇老國之将興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飡賜太師靈

壽杖令為太師省坐置几太師省中用杖

續漢書曰大將軍何進辟鄭玄玄以進辟權戚不敢違

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待之甚優玄不受朝服

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九州春秋曰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袁譚所攻流矢雨集

矛戟内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也

詩齊謝朓詠烏皮隠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

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韋絜白沙尚推移曲

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杖

史記曰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壽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為排患釋難解人之締結即是有取商賈之事連

不忍也遂杖策而去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搏杖而問之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陪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禮辨親疎之義

韓子曰周王下令索曲杖吏求之不得使私求得之乃曰吾知吏不事他事也杖甚易得而不能得我令人求

不移日得之豈謂忠我哉

詩梁到溉餉任新安班竹杖因贈詩曰卭卭竹藉舊聞靈壽資前識復有冐霜筠寄生桂潭側文彩既班爛質性甚綢直所以天天真為有乗危力未嘗以過投屢經芸

苗植

梁任昉荅到建安餉杖詩曰故人有所贈稱以冐霜筠定是湘妃淚潛灑遂鄰彬扶危復防咽事歸薄暮人勞君尚遠意矜此杖鄉辰復資後坐彦候余方欠伸獻君

千里笑紓我百憂嚬坐適雖有器臥游苦無津何由秉此竹直見平生親

賦晉張翰杖賦曰惟萬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貴中神性之極妙豈給口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内乃靡失乎身外舍少壯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賴良工登乎曾巒妙匠鑒乎林阿顧眄乎晞陽之條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圓適意洪細可手蹁蹁旦夕欲與永久儀制則於一尋假飾存乎尾首瑩予為其眉額朗金為其觜距

周庾信竹杖賦曰桓宣武平荆州外白有人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桓公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及命引進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歷齒乃是江漢英靈荆衡杞梓雖有闢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寡人有銅環靈壽銀角桃枝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迎仙客於錦市送遊龍於葛陂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先生笑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暗於知人心之憂矣唯我生民雖復疏條勁拓促節貞筠杖端刻鳥角首圖麟

豈能相余此疾將余此身余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憂矣未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嗟丘明唯恥別有九棘龎眉三槐暮齒孔光謝疾袁逢致仕明公此贈或非乖理

頌　王粲靈壽杖頌曰茲杖靈木以介眉壽奇幹貞正不待矯輮據斯直杖杖之爰茂

賛　晉郭璞桃杖賛曰叢薄幽蔚從風猗簟以寧寢杖以扶危

銘漢劉向杖銘曰歴危乗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悦己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

後漢李尤靈壽杖銘曰亭亭竒榦寔曰靈壽甘泉潤根清露流莖乃制為杖扶危定傾既憑其實亦貴其名

後漢馮衍杖銘曰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趙武之珍子罕之寶二子之迹葢近於道

晉蘇彦邛竹杖銘曰安不忘危任在所杖秀矣雲竹勁直條蕩節高質貞霜雪彌亮圓以應物直以居當妙巧無功奇不待匠君子是扶逍遥神王

晉殷允杖銘曰二老晨征匪杖不遠四皓降趾匪杖不反翼德扶耆捨杖焉資輔相天地匪賢而誰荃蕙雖秀才非貞質異端雖美道無玄術杖必不撓無取苒弱人貴一德勿惑穿鑿

晉傅咸邛竹杖銘曰嘉兹奇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

世於式

晉劉柔妻王氏靈壽杖銘曰篧篧鮮榦秀彼崇嶫下澤蘭液上瑩芳霄貞勁內固鮮衆外昭耀質靈㕡作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

梁簡文帝錫杖銘曰妙節嘉光遊聖振灼排空霧轉騰雲鳳躍永異玉神長踰金錯

扇

春秋繁露曰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

也如馬鳴則馬應之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生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也

淮南子曰夫夏日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冬日不用翣者非儉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又曰炎火鑒池披裘而扇不能救也

語林曰庾亮爲荆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庾之此扇以好不以新

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機對辨速後宏出為東陽郡時賢祖道冶亭安起執宏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云聊以贈行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座稱其率而當

詩漢班固竹扇詩曰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團方來風堪避暑靜夜致清涼

漢班婕妤扇詩曰新裂齊紈素鮮絜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

涼颷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晉許詢竹扇詩曰良工眇芳林妙思觸物騁虆疑秋翼

蟬團取望舒景

齊丘巨源詠七寶畫圖扇詩曰裁状白玉壁縫似明月

輪表裏鏤七寶中銜駭雞珍畫作景山樹圖為河洛神

生風長袖際晞華紅粉津拂盼迎嬌意隱映含歌人

梁簡文帝賦得白羽扇詩曰可憐白羽扇却暑復來氛

終無顧庶子誰為一揮軍

梁何遜詠扇詩曰如珪信非玷學月且爲輪揺風入素手占曲掩丹脣

梁庾肩吾賦得轉歌扇詩曰團紗映似月蟬翼望如空迴持掩曲態轉作送聲風

梁高爽詠畫扇詩曰細絲本自輕弱彩何足眄直爲發紅顏謬成幄中扇乍奉長門泣時承柏梁宴思妝閉已掩歌容隱而見但畫雙黄鵠莫作飛孤鴈

陳許俔詠破扇詩曰蔽日無全影揺風有半凉不堪彰

巧笑猶足動衣香

賦魏陳王曹植九華扇賦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帝賜上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淥水之素波背玄澗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陰形五離而九折篾𥳠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蜒法虹蜺之烟熅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以芳厲紛飄動乎綺紈

吴閔鴻羽扇賦曰惟羽扇之攸興乃鳴鴻之嘉容産九
華之中澤邁雍喈之天聰表高義於太易著詩人之雅
章賴兹翮以内飛曜羽儀於外揚於時祝融持運朱明
發暉奔陽衝布飛炎赫曦同熅隆於雲漢咸慘毒於中
懷爾乃登爽塏臨甘泉漱清流蔭玄雲運輕融以容與
激清風於自然披綃衽而入懷飛羅纓之繽紛衆坐侃
以怡懌咸俯節以齊歡感蕙風之盪懷詠棘心之所歡
於是暑氣雲消獻酬乃設停神靜思且以永日妍羽詳

迴清風盈室動靜揚暉嘉好越逸翩翩奕奕飛景曜日同皦素於凝霜豈振露之能匹

晉張載扇賦曰有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至潔飄縞羽於清霄擬妙姿於白雪俯濯素於河漢仰晞光於日月雙趾蹶而騰虛六翮飛而風厲於是傲世公子倜儻踔躒遺物獨出樂此天爵飛蒲氏之修蠵榮子余之纖繳弋翔冥之鶗雞連王子之白鶴栽輕翼以為扇發清風於勁翮若乃搜奇選妙絶色寡雙鵠質皦鮮玄的點鋒

修短雖異而光彩齊同故易稱可以為儀詩美肅肅之容是以停之如栖鵲揮之如驚鴻飄纓蕤於軒幌發暉曜於羣龍夫裂素製圓剖竹為方五明起於名都九華興於上京

晉傅咸羽扇賦曰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既勝於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其辭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況靈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感扇揚之興風宜收之以清暑彼安衆之云妙差剖竅於毫縷

體荏苒以輕弱併縞素於齊魯此因資以為用不假裁於規矩雖靡飾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筐甫又扇賦曰天道行而不息四節代以相尋背青春之令月踐朱夏於斯令熱融融以太甚孰赫赫之可任汗珠隕以外流氣欝結而內沉庶凱風之自南競清嘯而啓衿怨微飄之不興恨喬木之無陰搖輕扇之苒蒻手纔動而憶心心取憶於捲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上寧侯王是曰安衆清暑作凉蒙貴幸於

斯時無日夜而有忘謂洪恩之可固終靡弊於君旁火星忽以西流悲風起乎金商秋日淒淒白露為霜體歛然以思暖御輕裘於温房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背故而向新非余身之無良哀徒勞而靡報獨懷怨於一方

晉陸機羽扇賦曰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為扇諸侯掩麈尾而笑襄王不悦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

何笑昔者武王玄覽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衆世繁於後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箑甫舍兹器而不用顧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恒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安衆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兹羽之為麗固體俊而用鮮於是鏤巨獸之齒裁奇木之幹憲靈樸於造化審貞則而妙觀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兹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啓扉垂皓曜之弈弈含鮮風之微微襄王仰而拊節諸侯伏而引非

皆委扇於楚庭執鳥羽而言歸屬唐勒而為之亂曰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翩翩與眇眇反寒暑於一堂之末迴八風乎六翮之杪

晉江逌扇賦曰惟羽類之攸出生東南之遐隅育庶族於雲夢散宗儔於具區色非一采或素或玄肌平理揚瓊澤冰鮮戢之則藏奮之則舉舍之以寒用之以暑制舒疾於一掌引長風乎胷襟蕩煩垢於體外流妙氣於中心

梁昭明太子扇賦曰匠人之巧製女工之妙織九折翠竹之枝直截飛禽之翼雖復草木燋枯金沙銷鑠火山熾寒泉涸能使凄兮似秋隆暑斯却

梁江淹扇上彩畫賦曰臨淄之雅女宋鄭之妙工織素麗於日月傳畫明於彩虹洛陽之伎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粉則南陽之鉛澤墨則上黨之松心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促織兮始鳴秋蛾兮初飛識桂苼之就罷知蘭葉之行衰

梁周興白鶴羽扇賦曰銜明珠以報德訪在陰而陽止既來集於衞軒亦傾舞於吳市駢瑤剪雪盈華寫潔通春似介點首如翳縈吹動髮環涼入衣悽兮若秋之暮慄兮如雪之飛

頌 晉劉臻妻五時畫扇頌曰炎后飛軌引曜丹逵貔賓應律融精協曦五象列位品物以埀兑降素獸震升青螭日月澄暉仙章來儀仰憩翠巖俯映蘭池靈柯幽藹神卉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猗永錫難老與時推

移

賛宋謝惠連白羽扇賛曰唯兹白羽體此皎潔涼齊清風素同白雪揮之衿袖以御炎熱

銘梁庾肩吾團扇銘曰武王玄覽造扇於前班生贍博白綺仍傳裁筠比霧裂素輕蟬片月内掩重規外圓炎隆火正石鑠沙煎清逾萍末瑩等寒泉思深難恃愛極則遷秋風颯至篋笥長捐勒銘華扇敢薦夏筵梁簡文帝紗扇銘曰

啟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扇啓曰竊以六䎁風流五明氣重若此圓綃有兼玩實輕踰雪羽絜並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華漢臣百綺況復動製聖衷垂言烱戒戢摹聽睞式範樞機

麈尾

世說曰康法暢造庾公捉麈尾甚佳公曰麈尾過麗何以得在荅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詩梁宣帝詠麈尾詩曰匣上生光影豪際起風流本持談妙理寧是用摧牛

銘晉王導麈尾銘曰道無常貴所適惟理勿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清暑虛心以俟

宋張悅瑇瑁麈尾銘曰移珍西岳賚藻南濱凝華淡景摇彩争雲夷心似鏡色象斯分

陳徐陵麈尾銘曰爰有妙物窮兹巧制員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絲垂綿綿縷細入貢宜吳出先陪楚壁懸石拜帳中玉舉既落天花亦通神語用動捨默出處隨時揚斯雅論釋此繁疑拂静麈暑引飾妙詞雖云質賤左右宜之

啟梁湘東王謝東宮賜麈尾錦帔團扇等啓曰揚雄口訥本貴談端田蚡貌寢終於麗飾始興之扇方斯非擬鄴中之錦匹此為輕方願弘此仁風既動承華之氣服

茲懷袖復比丈若之香


藝文類聚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七十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趙廷麒

藝文類聚卷七十　　唐　歐陽詢　撰

服飾部下　枕　被　褥　如意　胡牀　火籠　香爐　步摇　釵　梳枇　囊　鏡　襪

枕

毛詩曰角枕粲兮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枕几不傳又曰凡内外雞初鳴咸盥漱斂枕簟

越絶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聞乎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温者穀為之暴貴當温而寒者穀為之暴賤王曰善書之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寶

史記曰黥布反上乃見薛公薛公對曰布不足恠也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之有出中計未可知出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

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時漢武帝東廵見父鋤於道頭上

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四竅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齒生

賦後漢張紘瓌材枕賦曰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之邈絶且其材色也如芸之黄其為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葡萄之蔓延或如兎絲之煩縈有若嘉禾之垂穎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叢生其似鳥者若

鷟鸖之徑逝或類鴻鶤之上征有若孤雌之無味或効鴛鴦之交頸紛雲興而氣蒸般星羅而流精何衆文之冏朗灼儵爚而發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則異姿動各殊名衆夥不可殫形制為方枕四角正端會緻密固絶際無間形妍體法旣麗且閑高卑得適辟堅每安不屑珠玉之飾助不煩錐鉾之鐫鏤無丹漆之彤朱因觽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靈露真衆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璵璠富也美梓遂巡不敢與並相思庶幾晞風於末列

神龍之姿衆鱗相絶昔詩人稱角枕之粲季世加以錦
繡之飾皆亡集異物費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於德豈
如玆瓌既剖既斵斯須速成一材而已莫與混并纖微
無加而美韡春榮
銘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
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
晉蘇彦楠榴枕銘曰珍木之奇文樹理鮮橅槾方正密
滑貞堅朝景西翳夕舒映天書倦接引酣樂流連繼以

高詠研精上玄頋神靖魄須以寧眠寢貴無想氣和體平衛心以道閑邪以誠色空無着故能忘情

箴張紘瓌材枕箴曰彧彧其文馥馥其芬出自幽阻升於甑㽦允瓌允麗惟淑惟珍安安文枕貳彼弁冠冠御於晝枕式於昏代作充用榮已寧身興寢有節適性和神

啟梁元帝謝東宮賚寶枕啓曰泰山之藥既使延齡長生之枕能令益壽黄金可化豈直劉向之書陽燧含火

方得葛洪之說況復重安玳瑁獨勝瑰材方松非匹稱檑末擬

被

楚辭曰翡翠珠被爛齊光

史記曰汲黯云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厚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誠中弘病夫以三公為布被飾詐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晏嬰相景公

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善之

東觀漢記曰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嘆息又曰王良為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

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謝承後漢書曰朱寵爲太尉家貧臥布被朝廷賜錦被不敢當
列女傳曰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爲作十二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

東觀漢記曰祭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臥布被夫人裳不加綵

郭子曰殷浩作揚州尹行日小暮便命左右取被僕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啟　梁劉孝威謝賚錦被啓曰色艷蒲桃采踰聯璧鄂君愁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髙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恠文魏馬驚其香氣

褥

釋名曰褥人所坐褻辱也

張璠漢記曰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魏武帝本紀曰上儉素茵褥取温無有緣飾

吴志曰張昭非魯肅頗毀訾之孫權不以介意賜肅母帷帳氍褥

世説曰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靜宜温謝公出歎之

啟梁元帝謝敕賜褥啟曰昔漢后錫貂魏君送褥未有玄兎來王黃龍作貢便覺肅脊非遙挹寒無遠

如意

胡綜別傳曰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螭蟬等形時人莫知其由吳大帝以綜多識乃問之綜答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王者氣乃鑿諸山岡起處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此即是乎

語林曰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麗以飾車服晉武帝愷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石崇本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二寸

啟梁簡文帝謝勑賚水犀如意啓曰白玉照采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謹仰承威神陳謝講座方使歡喜羅漢懐棄鉢之嗟王式名儒析驪駒之辨熊飾寶刀子桓惡其大賚旄牛輕拂張敞慙其舊儀

胡牀

曹瞞傳曰操與馬超戰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掩至操恚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引操入船得渡

魏畧曰裴潛為兖州刺史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畚為事常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去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中語猛且住樹下當通府君須臾猛進見

一公據胡牀頭鬢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陪酬畚又遣人送猛出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郭子曰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王便入内謝殊有喜色謂必厚供待良久沐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慨然了無相酬對意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世説曰庾太尉在武昌時秋夜氣景甚佳諸佐吏殷浩之徒共登城南樓理詠音調甚遒俄而庾公率左右步來諸賢欲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賢士談詠竟夕

詩梁庾肩吾賦得詠胡牀詩曰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敧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

火籠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薰籠二又大被薰籠三衣薰籠三

詩齊謝脁詠竹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井冰粲成玉因炎入貂袖懷温奉芳褥體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暫承君王指請謝陽春旭

梁范靜妻沈詠五彩竹火籠詩曰可憐潤霜質纖剖復毫分織作迴風縷製為縈綺文含芳出珠被耀綠接湘裙徒嗟今麗飾豈念昔凌雲

啟梁簡文帝謝勑賚織竹火籠啓曰池水始浮庭雪向飛慈澤無涯時錫香被製此蘭枝彫斯早節文華九折用美十鑪

香鑪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鑪一枚下盤自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鑪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鑪四枚西園貴人銅香鑪三十枚

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嘗上厠還過香鑪上主簿張

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虚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為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嚬眉見者皆以為好其隣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東宫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鑪一枚

集異記曰吴郡吴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鑪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閶闔風至發為青煙此香鑪也語其主處求即得

南岳記曰衡山之岡有石室有古人住處有刀鋸銅銚及瓦香鑪

詩古詩曰四坐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懐四坐莫不歎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齊劉繪詠博山香鑪詩曰蔽虧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烟下刻蟠龍勢矯首半銜蓮傍為

伊水麗芝蓋出巖間復有漢游女拾羽弄餘妍榮色何
雜綵縟繡更相鮮麕麚或騰倚林薄杳芊眠掩華終不
發含薰未肯然風生玉階樹露湛曲池蓮寒蟲飛夜室
秋雲没曉天
賦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鑪賦曰稟至精之純質産靈
岳之幽深經般倕之妙旨運公輸之巧心有薰帶而巖
隱亦霓裳而升仙寫嵩山之巃嵸象鄧林之芊眠於時
青女司寒紅光翳景翠帷已低蘭膏未屏炎熒內曜苾

芬外揚似慶雲之呈色若景星之舒光信名嘉而用美永為玩於華堂

銘漢劉向薫鑪銘曰嘉此正器嶄巖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梁孝元帝香鑪銘曰蘇合氤氲非煙若雲時穠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薫

步揺

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貳兼用衆物成

其飾上有垂珠步搖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搖一具
續漢書曰太后入廟爲花勝上爲鳳以翡翠爲毛羽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紏
詩梁范靖妻沈氏詠步搖花詩曰珠華縈翡翠寶葉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低枝拂繡領微步動瑤瑛但令雲髻插蛾眉不易成
釵

釋文曰乂枝也因形名之也

續漢書曰貴人助蠶戴瑇瑁釵

華陽國志曰涪陵山有大龜其甲可卜其緣可作釵世號靈釵

詩梁湯僧濟渋井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花露井邊摘花還自比插映還自憐窺窺終不罷笑笑自成妍寶釵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鮮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

賦晉夏侯湛雀釵賦曰覽嘉藝之機巧持精思於雀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瓌異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團團而應規於是妍姿英妙之徒相與競襞飛寵並修勅理袿襟整服飾黛玄眉之琰琰收紅顏而發色流眄閑步輕袂翼翼恃炫豔以相邈常逍遙而侍側昔先王興道立教崇沖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箴後漢崔瑗三珠釵箴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鬢髮如雲乃象衆星三珠璜釵攝媛讚靈

啟梁元帝謝東宮賚花釵啓曰莅亂九衢花含四照田文之珥慙於寶葉王粲之詠愧此乘蓮九官之璫豈直黄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説況以麗玉澄暉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踐翡翠之名

梳枇

説文曰櫛梳枇總名也

釋名曰梳言其齒疎也枇言其相比也

禮記曰男女不同巾櫛

左傳曰晉太子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之命不敢從亦不敢言

十洲記曰臨海興安縣東界去郡八十里縣邉有平石其上有石櫛俗云越王渡谿墮櫛於此

續漢書曰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引進之篤聞為書止文德曰吾常昧爽櫛梳坐

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新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寵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未聞進一人未知其賢

賦晉傅咸櫛賦曰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為恥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囊

史記曰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與門下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進於平原君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遂曰臣乃今日請

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頴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

漢書曰陸賈使尉佗留飲數月佗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今我日聞所不聞賜賈囊中裝直千金

詩後漢趙壹客泰詩曰文籍徒滿腹不如一囊錢

魏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區區目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

序梁簡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旦多以錦

翠珠寶為眼明囊因競淩晨取露以拭目聊為此賦爾

乃裁兹金鏤製此妖飾緝濯錦之龍光剪輕綺之蟬翼

雜花勝而成疏依步搖而相通明金亂雜細寶交陳義

同厭勝欣此節新擬椒花於歲首學夭桃於暮春

鏡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

物而無傷

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

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無以正鬚眉身失道無以知迷惑

戰國策曰鄒忌身體逸麗朝服衣冠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妻曰君美甚又問妾及客皆曰徐公不如明日徐公來忌窺鏡自視知不如徐公遠矣忌入朝見王曰臣美不如徐公臣妻妾客皆云臣勝妻私臣妾畏臣客求臣也今齊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莫不私王朝臣莫不畏王四境莫不求王由此觀之王蔽甚矣王乃

令群臣進諫諸侯皆朝齊

列女傳曰梁寡婦高行者榮於色敏於行梁王聞而聘之乃援鏡割鼻梁王高其行號曰梁高行

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為女顔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夫人無幾物故蜀王於武都檐土於成都葬之蓋地三畝號曰武檐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海内玉品子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黄公公卒孺子往會葬無資自以致齎磨鏡具自隨每所在賃磨鏡取資然

後得前既至祭畢而退

抱朴子曰或問知將來吉凶爲有道乎答曰用明鏡九寸自照有所思存七日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規鏡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鏡以耀明故鑒人也

潯陽記曰石鏡在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

詩梁簡文帝鏡詩曰錙銖恒在側誰言覽鏡稀如氷不見水似扇長含暉全開玳瑁匣併卷織成衣脫入相如手疑言趙璧歸

周庾信詠鏡詩曰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鄰

梁高爽詠鏡詩曰初上鳳凰墀此鏡照蛾眉言照長相守不照長相思虛心會不採貞明空自欺無言此故物

更復對新期

梁何遜詠鏡詩曰珠簾旦初卷停機晨未織玉匣開鸞形寶臺臨淨飾對影獨含笑看光時轉側聊為出繭眉試染夭桃色羽釵如可間金鈿畏相逼蕩子行未歸啼粧坐相憶

梁朱超道詠鏡詩曰折花須自插不用暫臨池當由可怜面偏與鏡相宜安釵釧獨響刷鬢袖俱移惟餘心裏恨影中恒不知

梁王孝禮詠鏡詩曰可憐不自識終爾因鏡中分眉一等翠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逆相同猶嫌鏡裏促看人未好通

賦梁劉緩鏡賦曰夜籌已竭曉鍾將絶窓外明來帷前影滅階邊就水盤中光映訝宿粉之猶調笑殘粧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窓而取鏡世間好鏡自無多惟聞一箇比姮娥曽經玉女照屢被仙人磨光明粉可怜論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金薄漠秋日寶茱萸銀

纒辟鬼呪翠戹䕶身符空處宜應描非是畏敘梳

周庾信鏡賦曰天河漸沒日輪將起燕噪吴王烏驚御史玉花簟上金蓮帳裏始摺屏風新開户扇朝光晃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牵衫就箱邉而著釧宿鬟尚卷殘粧已薄無復脣朱纔餘眉蕚靨上星稀黄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宫能横却月巧挂迴風龍垂匣外鳯倚花中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鏤五色之盤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

照日則壁上菱生暫設粧奩還抽鏡屜競學生情爭憐
今世鬢齊故略眉平猶剃飛花塼子次第須安朱開錦
蹹黛雜油檀脂和甲煎澤漬香蘭量髻鬟之長短度
安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梳頭新罷
照著衣還從粧處取將歸暫看弦繫懸知纈縵衫正身
長裾斜假襻真成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
園中也自隨
晉傅咸鏡賦曰清邈明水景若朝陽不將不迎應物無

方不有心於姸醜而衆形其必詳猗猗淑媛峨峨后妃
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顔之有衰盼清揚以自鏡競崇姱
以相輝

銘梁簡文帝鏡銘曰金精玉英冰輝沼清高堂懸影仁
壽摛聲雲開月見水淨珠明

陳江總方鏡銘曰此鏡以照着衣鏡背圖刻八卦二十
八宿仁壽殿前無以加斯彫麗也玄枵命巧仲吕呈祥
金鐫石漢銅鑄丹陽價珍負局影麗高堂圖星擬盖寫

卦隨方明齊水止照與天長增輝兎苑永侍龍光

漢李尤鏡銘曰鑄銅為鑑整飾容顔修爾法服正爾衣冠

# 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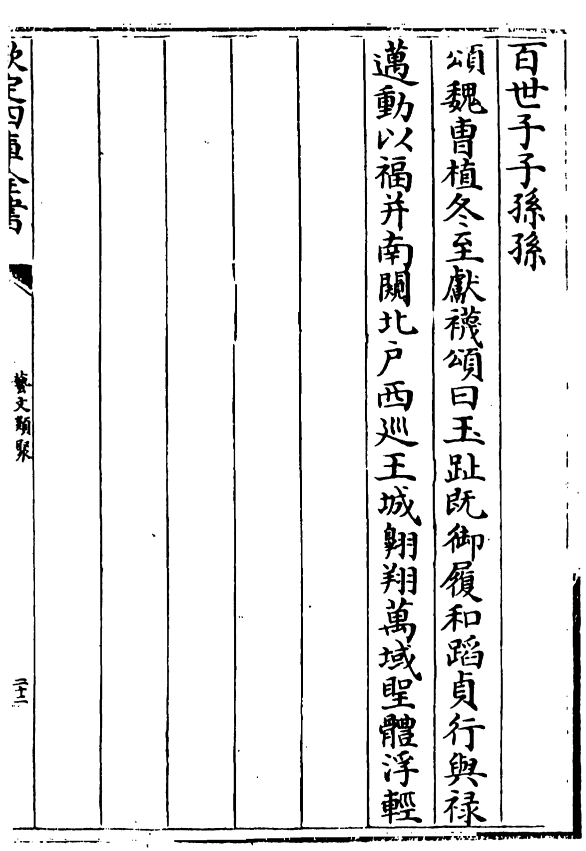
漢書曰景帝時王生嘗召居庭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為廷尉王生顧曰我襪解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之王生獨奈何庭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使

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東觀漢記曰和帝召諸儒侍中賈逵尚書令黄香等相難數事罷朝特賜履襪

會稽典録曰賀劭為人美容止瞻視動静有常與人交久益敬之至在官府左右莫見其洗沐坐常着襪希見其足

銘後漢崔駰襪銘曰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黄鍾育化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於億年皇靈既祐祉禄來臻本枝





百世子子孫孫

頌

魏曹植冬至獻襪頌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祿邁動以福并南闕北户西巡王城翶翔萬域聖體浮輕

藝文類聚卷七十